



井冈山

安徽合肥 王森义

在井冈山的土地上,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信仰。我曾在吉安服役,多次亲近这片神奇土地,对她心存敬意和仰慕。30多年过去了,时光荏苒,沧海桑田,每次回忆起来,火热的军营生活如陈酿老酒,在我的血液中奔涌流淌。

那口井

江苏南京 鲍旭明

百味·信仰

1991年的春天,我到井冈山中队去采访。五百里井冈山,青山相连,碧水相映,苍茫如海,云雾缭绕。初次踏进这片红色土地,我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。杜鹃花在这里争奇斗艳,翠竹、绿浪、雾海像潮水般拍打着,随风起舞,倾诉心声。这里就像是一个绿色的世界,一个花的海洋,每一处景致都成为了一幅绝美的山水画,一首清新的田园诗。在与战友们所有共度的日子都不会遗忘,所有的念想将全部珍藏。

记得有一次,井冈山北部五指峰出现火情,情况十分危急。五指峰俗称“金山”,1990年版100元人民币背面的图案就是五指峰。五指峰是地球同纬度保护最完整、面积最大的一块次原始森林。燃烧的大山,像个冒烟的大蒸笼,刺痛了大家的心。接到命令后,官兵们不惧危险,逆行而上,紧急驰援冲进火海。战斗中,他们挥舞着扑火工具,与烈火展开殊死抗争,有的战士手被划破了,有的脚磨出水泡,有的嘴唇裂开纹,连声音都是嘶哑,喉咙里满是烟气的印痕,没人叫苦,无一退缩。官兵们用自己的汗水和勇气,捍卫了森林,保护了生态,也展现了中国军人的风采。

还有一次,井冈山市一景区索道突发故障,导致一节轿厢连游客坠落山谷,造成4人受伤、多名游客滞留轿厢,被困山上。中队官兵闻讯紧急出动前往救援!当时正值旅游旺季,原本拥挤的景区道路因事故受阻,中队救援车队行至半路难以通行。“全体下车,徒步奔袭!”中队长当机立断,带领救援分队官兵身背工具,朝笔架山密林深处的索道轿厢和游客坠落后一路狂奔……面临悬崖陡坡,官兵们将绳子系在身上,拽着绳子一段一段往上爬。

荆棘割伤手臂,钢钉刺入手中,山石磨破了脚掌,全然不顾。担架不够,官兵们砍下树枝,脱下衣服捆绑,做成简易担架,将受伤游客一步步抬下山去。经过连续奋战,受伤游客被安全护送下山!

武警官兵热爱井冈山,也热爱井冈山人民,他们捍卫着井冈山,更捍卫着井冈山精神。

追寻着中国工农红军的足迹,我在井冈山的红土地漫步,在苍松翠竹间穿行,一路上,“红军故乡”“革命摇篮”“红军传统,代代相传”“井冈山精神,永放光芒”……的红色历史文化标语,一面面红旗,一座座雕塑,《映山红》《十送红军》《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》一首首脍炙人口、耳熟能详的歌曲和依依惜别的情景都会使人一下子热血沸腾起来,肃然起敬起来。我感受到了历史的风云在这里重现,当年呼啸的枪炮声似乎在耳边回荡,睹物追思,聆听缅怀,触动心灵的震撼和感染都润物无声般地给人一种强大、一种自信、一种无穷的力量。

红色,是井冈山的主色调,作为中国革命的摇篮,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,无数英烈用鲜血铸就,孕育出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,巍巍五百里井冈山早已成为了一个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重要基地,这里的每一座山、每一处革命遗址都是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,他们与倒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英烈,用丹心铸就了巍巍井冈之魂。

每一次登上井冈山,徜徉于红色革命旧址,这里的一草一木、一屋一瓦,仿佛都在向人们诉说着那段艰苦卓绝的革命故事。革命先烈创造的“不怕牺牲、坚强勇敢”井冈山精神,创造的世界上独具一格的井冈山红色革命文化,让人无论站在哪个角度,都能看到燃烧的热情和追求的信仰。

百味·杂感

小时候的事情随着时间的年轮像扩散的光圈淡淡地模糊了,也有一些保留了下来,记忆中清晰的是那口井。住的地方有一个很喜庆的名字,八宝前街。我曾蹦蹦跳跳的想,旁边就是八宝后街了,还去寻过,终泄了气回来,被大人一阵说笑,这地方本就没有后街,前街是独一份,于是不服,为什么不直接叫八宝街?

从大路上走进来,最开阔的门脸是一块水泥空地,那口井就在空地的中央,到前街找人都是先见井再见人。井的外沿因常年的摩擦溜光锃亮,越往上越内敛,形成下宽上窄的弧度,井口离地一米多高,没有传统的六角棱或八角棱,就是普通的圆形。光滑的井壁青苔点缀,水面能照着人影,平时不用的时候上面盖着一块稍厚重的防潮板,一是防灰尘脏物,二是为了附近玩耍孩子的安全。

过了井,就算正式进了街,说是街,其实是蛛网般的巷子,比北京的胡同窄,和上海的弄堂倒差不多,七岔八拐,看似四通八达,其实内藏玄机,不熟悉的人就陷入了“迷魂阵”,看着就要走到大路了,突然路的尽头是死弯,直接走进人家院子了,惊吓了正在找食的老母鸡,在“咕咕咕”声中忙不迭地道歉,问路后致谢,再没了初始的自信。

整条街最大的一个院子是几家人合住,院门梁上是红色的毛体字“向阳院”,遒劲有力,字角斜斜向上,真像迎着朝阳一般。两边还有对联,左边的红色印记脱落,模糊得看不大清楚了,右边的还能依稀看清阳光雨露四个大字。院内一圈二层小楼围成了正方形的空地,这块公共空地除了下雨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,张家的衣服,李家的被单,王家的咸肉,都有自己的“专属区”,从不会出错,也没见邻居们谁家为此吵过,和谐是我后来知道的词儿。

发小李翔家就住在这里,离着一百多米是我家。李翔的爸爸是跑货车的,家里条件不错,和周围人比起来,算是先富起来的那种。院里最先买彩电的就是他家,这彩电可不得了,遇到重大的体育比赛或阅兵式这样的盛况节日,电视被早早搬了出来,放在结实的茶几上,电线出了屋子,接的老长。各家各户的板凳高低不等,大小不齐,一个小型的露天电影院就成了,看到场面热烈处,喝彩声、鼓掌声、交谈声混在一起,孩子们受到鼓舞,也站起来展开双臂做飞机状,绕跑一圈。

夏天热的时候,那口井的作用就大了。“哧”的一声,水桶下井,手腕一抖,桶一斜水就漫了进去,看似容易,大人教着打的时候就不易了,桶浮在水面怎么也沉不下去,直到反复掌握了小技巧,拎上半桶水来,已是后背湿透。井水的温度低,夏夜纳凉正好用,早早吃过了饭等天黑,大人把竹床、竹椅排在井边的空地上,错落有致,用毛巾擦拭降温,孩子们的热屁股一坐上去就跳起来说,凉,大人笑骂,有福不会享。其实小孩子们惦记的是吃饭前就泡在井里的两个大西瓜。沙瓤的脆瓜切开,不管谁家的孩子铁定能分一块,啃着瓜去一边打闹,纳凉通常是以一身汗回家洗澡结束。

如今的夏夜,在家里吹着空调,小时候围井纳凉的情景渐渐远了,八宝前街的地名保留下来,拆迁后成了商业中心,老邻居们散落去了城市的各个角落。忘不了的那些人,忘不了的那口井。

夏日记

天津 秋石

山区的夏,山风摇曳翠竹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

往往一场雨过后,蓝天如洗,草木葳蕤,正是捕鱼捞虾的好季节。村子上游有一座水库,水库下,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道,河床上布满嶙峋错乱的岩石。河道中,碧水湲流,生长着野生小杂鱼。捕鱼之前,约好几个伙伴,带着脸盆、水桶、铁锹,优哉游哉地上路了。

堂兄二毛,读书不行,上课就犯困,像霜打的茄子,常被老师拧着耳朵,可上山下河绝对是一把高手,猴似的灵活,时不时打游击似地就逮住了一只山雀,而水下摸鱼,更是他的绝活,和他一道逮鱼,不愁空手而归。一行几个捣蛋鬼,找到一处水面较大的水潭,先将上游的流水拦截撇开,开始用脸盆舀水,舀水是累活,我和小伙伴们累得汗流浹背,一个个像黑黝黝的水猴子,一个多小时后,潭里的水跌落一大半,已经看到水里的鱼儿来回地游动了,大家干得更起劲,最后幽里的水终于干了,只逮到那些红眼睛的毛条鱼、小杂鱼,而那些黄鳝、黑呆、石蟹一个个无影无踪,原来它们喜欢钻石洞,我和小伙伴们迫不及待地用手掏,洞穴里阴森森、凉飕飕的,掏着掏着,一会儿,一条条滑溜、斑斓、活蹦乱跳的小精灵们就成了我们的俘虏。

暮色西沉,把西边的山冈涂上猩红的油彩,村落、田野、远山、天空俨然一幅印象派油画,美得令人窒息。这时节,整饬一新的打谷场,光滑得像一块油布,小孩、大人们陆续搬来了凉床、竹椅,准备度过一个凉爽的夜。孩子们早早地来了,有的拿着长长的竹扫帚,追逐着翩翩飞舞的红蜻蜓;有的蹦跶、跳绳;有的打闹、嬉戏,偌大的打谷场犹如孩子们的乐园。夜幕降临,人们陆续聚于打谷场上纳凉,有人早早地将晒干的红蓼烧得烟雾四散,以驱赶那些讨厌的蚊子。辛劳一天的人们摇着蒲扇、芭蕉扇,一袭袭凉风掠过他们轮廓分明的脸。

“知了叫,割早稻”,稻子成熟的日子,在一天天逼近,父亲在田埂上守望,那些由青转黄的稻穗,熟稔的香味,弥漫于跌宕的乡野,我看见父亲的笑容一天比一天灿烂。“开镰了”,天刚鱼肚白,父亲就把我和兄弟们从香甜的睡梦中催起了床,一行稻子还没有割到头,鞋子、裤脚湿了个透。日上三竿,日头越来越毒,烤得皮肤热辣辣的,腰像断了似的,又困又渴,似乎一刻也熬不住了,只盼着早一点回家,可是,不到日中晌午是不可能收工的,到手的庄稼必须尽快抢收入仓,母亲早等着这一天呢,就可吃到香喷喷的新米了。

夏天的天,婴儿的脸,一会儿阳光灿烂,一会儿乌云滚滚,刹那间大雨倾盆,“抢稻子了”,不知谁一声狂呼,人们疯了似地涌向打谷场,稻谷终于被收拢了,男女老幼混合着汗水和雨水的脸上,露出了幸福的微笑。黄灿灿的稻子总算抢到家了,父亲松了一口气,但抢栽一刻也不能耽搁,晚稻立等栽插,季节不等人啊。灌溉,泡田,然后,一行动地犁,一圈圈地耙,白花的水田,喘着粗气的水牛,一幅古老的农耕图,在热浪滚滚的田野间渐次展开。已经犁耙过的水田,平滑如镜,微风吹过,泛起一层层涟漪。晚稻秧正式开插了,天不亮下田,“哗啦、哗啦”的拔秧声,打破黎明的沉寂。起伏蜿蜒、白光闪烁的水田,被太阳晒得滚烫,被一抹抹青葱的秧苗逐渐覆盖,在如火如荼的忙碌与煎熬中,“双抢”完美地拉上了帷幕。

这就是故乡的夏天,虽然渐行渐远,但在我的记忆深处,早打上清晰的烙印。

百味·生活